

控訴歷史的那把劍：

《刺殺騎士團長》閣樓上的畫之象徵意義

一、前言

作者村上春樹在被傳媒問到《刺殺騎士團長》的創作用意時，他說：「歷史是一個國家的集體記憶，選擇忘記過去或篡改記憶是嚴重錯誤，所以必須對抗歷史修正主義。我作為一個小說家，所以以小說的形式奮鬥。」¹作為讀者，我在閱讀完畢《刺殺騎士團長》這本書之後，可以在作者的字裡行間明白其想要批判「南京大屠殺」的意味。作者村上春樹利用「小說」來批判南京大屠殺，而故事中的兩田具彥則是利用「畫」來進行批判。因此，我認為這部小說是由〈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所串連起來的。

村上春樹的《刺殺騎士團長》一書以主角的視角，透過三個主軸人物——我、免色涉、兩田具彥——之間複雜的連結，帶領讀者進入重重的謎團，並破解它們。在故事中兩田具彥與主角的連結就是騎士團長這個形象，騎士團長這個形象本身沒有所謂的好與壞，但他在這個連結中卻象徵著惡的意義，而這個惡則連向兩方面的惡。在一方面，他是主角本身內心的惡，而〈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就是主角將他內心深處所害怕的惡所體現出來的形象；在另一方面，則是兩田具彥所抗的那個，歷史戰爭的惡。兩田具彥所對抗的惡由意念幻化成畫中騎士團長的形象，他引導主角刺殺了這個形象、這個意念。而主角也在刺殺了騎士團長，落入地底世界中，意識到他必須戰勝內心的惡，才能夠找回新的自我。直到最後，閣樓上從一幅〈刺殺騎士團長〉，變成了兩幅畫：〈刺殺騎士團長〉、〈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主角找回了自我，兩田具彥也得到了安寧。主角在兩田具彥家的閣樓發現了〈刺殺騎士團長〉之後便開啟了如此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故事。讓我對於這幅畫與書中人物的關係感到十分好奇。究竟這幅畫在故事中象徵著什麼樣的意義？為什麼兩田具彥要將它藏在如此隱密的地方？書中人物與這幅畫的連結為何？

本文首先將從兩田具彥畫這幅畫的背景與作用開始，接著，因為主角我是帶動整個故事脈絡的最關鍵人物，故本文將探究主角的內心世界與他得到解脫的過程，最後點出兩田具彥經由這幅畫與主角產生的連結，歸納出〈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在整個故事裡所帶來的象徵意義，並指出村上春樹透過文學性作品所希望達成的目的。

¹ 歐宗智，〈善惡的對立象徵與反思——談《刺殺騎士團長》〉，
<http://blog.udn.com/ccpou/112008449>

二、閣樓上的〈刺殺騎士團長〉：刺向歷史戰爭

（一）鎮魂用意：閣樓與貓頭鷹

兩田具彥在從維也納回到日本之後，便從一個抽象畫家「轉向」成為日本畫家。他將過去的畫風完全隱藏起來，就如同〈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被他深藏在閣樓裡。

主角曾經如此描述〈刺殺騎士團長〉：

這是兩田具彥先生傾注全副精魂所描繪出來的畫，其中凝聚了他各種深刻的思想情感在內。可以說是他留自己的血，削自己的肉所畫出來的畫。我相信這是他一生只能畫出一次的那種畫。是為了他自己，同時也為已經不在這個世界的人們所畫的畫，換句話說，這是為了鎮魂所畫的畫。為了淨化許多流過的血而畫的作品。²

兩田具彥將他的反暴力、自由的精神全部投注到畫中，並從此將它們封印起來，為死去的人們帶來「鎮魂」的作用。此外，故事裡曾經提到，兩田具彥的弟弟，兩田繼彥，在回到日本之後，便不堪精神的痛苦而在閣樓自殺身亡。因此，兩田具彥將這幅畫放在閣樓上，為兩田繼彥死去的靈魂帶來淨化、洗滌。

而在閣樓上，除了〈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之外，還有棲息在那裡的貓頭鷹。那隻貓頭鷹就是知道那幅畫存在的第四者。貓頭鷹在日本具有祈福平安的象徵，在閣樓上默默地守護著〈刺殺騎士團長〉的貓頭鷹，正象徵著追求和平、安穩的世界，而非戰爭的暴力與不自由。或許貓頭鷹正代表著兩田具彥的化身，「貓頭鷹什麼都不會說。只會在沉默中把秘密吞進去而已。」就如同兩田具彥對於歷史暗殺事件守口如瓶，他們兩個都以沉默的方式來保護死去的靈魂。另外，貓頭鷹也是一種思想、理性、智慧的象徵，代表著對於歷史戰爭的沉思，以及反思。

（二）控訴之作：暴力與不自由

在主角剛住進去兩田具彥家時，曾經對於兩田具彥家中沒有任何一幅畫感到疑惑：

住進那棟房子之後，我首先感覺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家裡到處看不到一件稱為繪畫的東西。不只是牆上沒掛，連家裡的儲藏室和櫥櫃裡，也沒有任何一幅畫。不僅沒有兩田具彥自己的畫，也沒有其他畫家的畫。每一面牆都完全赤裸，連掛過畫的釘子痕跡都沒看見。³

²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隱喻遷移篇》（臺北：時報文化，2017），頁 368。

³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意念顯現篇》，頁 70。

但是在後來，主角卻在閣樓上找到兩田具彥所畫的〈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兩田具彥家中沒有任何一幅畫，卻在閣樓上藏了〈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可以看出這幅畫對兩田具彥具有特殊的意義。

隨著故事的發展，主角透過免色涉與兩田政彥，了解到兩田具彥的過往。兩田具彥的弟弟，兩田繼彥，在二戰時期被徵召入伍，參加南京大屠殺，被迫執行俘虜砍首，在歸國後，便不堪精神的痛苦而自殺身亡。而此時滯留在維也納的兩田具彥，加入維也納的反納粹地下組織，參與暗殺納粹高官的事件，事蹟洩漏而被逮捕，隨後被遣返日本。然而，與他同為反納粹地下組織的女友卻喪失了性命。

而兩田具彥把這個不能公開的秘密，以繪畫的方式，將心中的情感注入〈刺殺騎士團長〉畫中，不只為了他自己，更為了不在世上的人們所畫。

在書中，主角面臨到的各種事情也隱隱約約的對應到兩田具彥在二戰時期的經歷，主角在經歷旅程的途中曾偶遇一位具有 SM 傾向的女子，並與她性交。在性交的過程中那位女子要求主角扼住她的咽喉，主角逼不得以照著女子的要求做了，甚至差點殺死了她。主角在故事中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善」的人，騎士團長也對主角說過：「諸君絕不是暴力型的人」、「諸君的人格，並不是為了殺人而形成的，並不是生來要刺傷人的。」但他卻因為他人的要求而被迫做出「惡」的事，這正呼應到二戰時期的人們，被迫站上戰場，砍人首級。作者將主角所面臨的性交暴力呼應到歷史上的戰爭暴力，是對於精神霸凌之暴力的歷史解釋。

此外，故事中不停地出現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對主角說：

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情噢。⁴

這也體現在二戰時期上面。在二戰時期，具有反納粹傾向的人物會被當局監視，像是書中提到的，被刺殺的大使館員，恩斯特·馮·拉特。以及兩田具彥被要求必須對於暗殺事件保持沉默時，也受到了當局的監視，導致他對於那個事件守口如瓶，而他一辈子的沉默取而代之的，則是〈刺殺騎士團長〉這件作品。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對於主角無時無刻的監視，正也是對於戰爭的不自由之歷史解釋。

麻里惠在看到〈刺殺騎士團長〉的時候說：

這幅畫有一種訴求，就像鳥在狹小的籠子裡想要飛出外面的世界那樣，有那種感覺。⁵

麻里惠在畫上看到了兩田具彥對於自由的渴求，就像一隻渴望飛出鳥籠的小鳥一樣。對於兩田具彥來說，二戰時期的暴力與不自由，就像無形的壓力，時時籠罩

⁴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意念顯現篇》，頁 262。

⁵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隱喻遷移篇》，頁 18。

在兩田具彥的心上。身心受到壓迫的他只能轉而將內心「對抗」和「自由」的意念投射在藝術中。

在故事的尾聲，兩田政彥對主角說，兩田具彥死的時候「嘴角甚至帶著微笑似的表情」⁶。在兩田具彥親眼看見了主角刺殺騎士團長之後，便得到了安寧，甚至滿足的笑了。也許是滿足於那份暴力的消解，抑或是對於那份自由意志有所繼承而感到安心。

三、閣樓上的〈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尋找新的自我

（一） 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我的內心世界

開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是主角在旅行的時候偶然遇見的人，這個男人卻在主角的意識裡揮之不去，於是主角決定將他畫了出來。

而麻里惠在看到〈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那幅油畫時，認為這件作品已經完成了，不必再畫下去了，她對主角表示她覺得那幅畫裡隱藏著不善的力，這使得主角對於這個「不善的力」產生了恐懼：

如果那個是不善的東西的話，如果那是惡本身的話，而且如果那個往這邊伸出手來的話？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⁷

一直到主角身處地底世界中，他才領悟到〈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就是「我」內心深處的幽深之物，也就是我的自身象徵「惡」的東西，這幅畫就是無形的「惡」在現實中的投影，通過畫出這幅畫，主角得以用形體的方式，體悟到自己心中的「惡」。而他必須要面對自己最黑暗的惡，才能夠進化成更完整的自己。

在村上春樹的另一本小說，《海邊的卡夫卡》中，也出現了「白色的」東西，在那故事中的星野，殺了由老人中田口中爬出的「白色」生物。而那白色的生物則隱喻了這個世界的惡。

「白色」的物體在村上春樹的筆下往往隱喻著「惡」的事物，白色的物體代表了村上春樹所憎恨的歷史戰爭，戰爭所帶來的血腥、殘酷，控制了某部分後代人的思想與靈魂。在《海邊的卡夫卡》中白色的物體被星野所殺；在《刺殺騎士團長》中的主角刺殺了騎士團長，擺脫了心中的惡，繼承了兩田具彥的自由意志，這兩則故事正象徵著村上春樹認為戰爭不會永存，總有繼承自由意志的人會消滅它並繼承前人的責任。

（二） 刺殺邪惡的父親：消滅錯誤的歷史

⁶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隱喻遷移篇》，頁 426。

⁷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隱喻遷移篇》，頁 17。

騎士團長在要求主角殺了他的時候說道：「諸君殺的不是我。諸君現在在這裡殺的是邪惡的父親。」⁸騎士團長就是邪惡的父親之形象。在這當中，父親就是歷史的象徵，邪惡的父親正代表著上一世代的人們在戰爭中所帶來的過錯。而雨田具彥用日本畫風畫出了〈刺殺騎士團長〉，即代表著他正在控訴日本的歷史。

村上春樹認為歷史的錯誤嚴重地影響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

「剝奪正確的歷史，就像剝奪人格的一部分一樣。那是犯罪」⁹

「我們的記憶，是由個人性的記憶，和集合性的記憶合起來所形成的。這兩者密切糾纏在一起。而歷史就是集合性的記憶。如果這個被剝奪了，或竄改了，我們就沒辦法維持正常人格了。」¹⁰

歷史的錯誤，會造成我們現代人沒有正當的人格，而在心中產生所謂的惡。唯有消滅了白色的物體、消滅了邪惡的父親，消滅了惡、消滅了歷史戰爭所帶來的錯誤，才能讓後代人們具有正常的人格。

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能夠看到許多戰爭記憶對人類的傷害，他在《尋羊冒險記》裡暗示反派參與日本侵華、在《發條鳥年代記》裡寫了日本與蘇聯之戰、在《海邊的卡夫卡》寫了二戰時代、在《刺殺騎士團長》寫到南京大屠殺。村上春樹利用文字，表達對於歷史戰爭的批判，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奮鬥、在對抗歷史修正主義。

此外，日本在後戰時期所面臨到的，對於自我民族認同的問題，也在故事中的主角身上有所隱喻。主角在故事中與妻子分手、而且不想再畫為了過生活而畫的畫，所以展開了尋找自我的旅程，而這找回自我的意義就正代表著日本在戰爭之後必須找回自我民族的定位。

四、畫與文學，畫家與作家，主角與村上春樹

(一) 尋找自我的過程就是創作的歷程

《刺殺騎士團長》整本書中有著大眾的寫作模式，作者村上春樹從開頭便表明了這是一種成長型小說，主角在一開始受到挫折、面臨中年危機，接著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冒險，尋找自己在這個時代、在世界上的定位。而在故事中甚至直接透過騎士團長的話語：「諸君現在在這裡殺的是邪惡的父親。」¹¹直接告訴讀者們，這就是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情節。此外，故事中不停出現的意念、隱喻、象徵，也正是寫作上會用到的技法。村上春樹正想要提醒讀者們，這篇故事本身就

⁸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隱喻遷移篇》，頁 265。

⁹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1Q84》（臺北：時報文化，2016），頁 349。

¹⁰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1Q84》，頁 249。

¹¹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隱喻遷移篇》，頁 265。

是要表達創作上的東西。他透過文學來告訴讀者們創作文學是什麼。

故事中的主角就是村上春樹本人，村上春樹藉由主角所畫出的畫來表達文學性的概念。從〈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免色涉的肖像〉，〈秋川麻理惠的肖像〉，到〈沒有臉的男人的肖像〉，正是村上春樹創作的歷程。主角畫出來的畫並不只是他尋找自我的歷程，更是村上春樹對於創作上的心得。

《刺殺騎士團長》中，主角在畫出一幅又一幅的畫中尋找自我，為了戰勝內心的惡，戰勝歷史戰爭的惡。這代表著村上春樹在創作的歷程中，也具有一樣的目的。歷史的錯誤正剝奪著我們現代人的正常人格，作者的文學作品所傳達的，並不只是他本身對於自我的尋求，他更透過文學來讓讀者擁有了追求自我的旅程。

村上春樹曾經提出「中間地點」小說論：「在和異域文化對話和交流的時候，我們應該建立一個言語的中間地點，我能在其中行進，你也能進入的場所。我總覺得我們通過某種言語的組織與轉換，不是能夠共有一個假定虛設的場所嗎？」¹²小說空間正是那個以「言語組織與轉換」建立起來的「共有場所」，透過翻譯與出版，邀請其他文化語境者進入，以評論或其他方式介入文本對歷史的討論之中，從而達成歷史協商的過程。村上春樹以他個人之力，建立了人與人之間對於歷史協商的空間。

《刺殺騎士團長》就是一本後設小說，村上春樹直接告訴讀者們，主角尋找自我的過程就是作者的創作經歷。而主角在最後戰勝了歷史戰爭的惡，就是村上春樹想要透過寫小說所達到的目的。在故事中的畫家們用畫來對歷史戰爭進行批判，而村上春樹則利用小說的形式來進行奮鬥，讓讀者能夠反思錯誤的歷史。

五、結論

雖然〈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在書中並沒有佔據太大的篇幅，它卻貫串了整個故事情節。從一開始主角在閣樓上找到〈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點出了這是雨田具彥家中唯一的一幅畫，表示這幅畫具有特別的意義；到後來主角慢慢地透過情報網了解到雨田具彥的過往以及畫這幅畫的原因——鎮魂。

不僅如此，在這幅畫的背後有著相當沉重的意涵。它不但控訴著二戰時期，人們被迫站上戰場的無奈，也表達著對於歷史戰爭的憤怒、抵抗。雨田具彥的這幅畫承載著如此深刻的意念，跨越了歷史與時空，以騎士團長的形象，被這個時代的主角所感知。直到後來主角選擇扮演歌劇中唐·喬凡尼的角色，刺殺由意念幻化而成的騎士團長，完成角色的使命，才有機會找回自我、獲得新生。雖然表

¹² 陸鹿，〈村上春樹《刺殺騎士團長》：如何畫出無臉的肖像？〉，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5egm8x2.html>

面上那段旅程的展開是為了解救麻里惠，但其實到了後來，主角自己也得到了救贖。

最後，對兩田具彥來說，二戰時期的殘酷社會，就像無形的壓力，時時籠罩在兩田具彥的心上。所以他只能將內心的控訴投射在〈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之中。當主角在現實世界刺殺了騎士團長，兩田具彥所追求的自由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獲得了繼承，在那洞穴裡搖了將近一世紀的鈴也不再作響，兩田具彥的生命也得到了安寧。

綜合以上幾點，〈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在故事中扮演著控訴歷史的角色，透過意念和隱喻，使兩田具彥與主角有所連結，讓兩田具彥的自由意志有所繼承。而在這幅畫的背後，則充滿了對於歷史戰爭與暴力的批判及反思。

村上春樹的文學就是對於歷史的刻苦鑽研以及對現實的深入思考。他的作品記錄了真實的歷史，反思人性的本質，探索生命價值的不懈追求。他的文字正奮鬥著，就如同〈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在故事中的存在。

參考資料

1.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意念顯現篇》（臺北：時報文化，2017）。
2.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隱喻遷移篇》（臺北：時報文化，2017）。
3.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1Q84》（臺北：時報文化，2016）。
4. 歐宗智，〈善惡的對立象徵與反思——談《刺殺騎士團長》〉，<http://blog.udn.com/ccpou/112008449>
5. 陸鹿，〈村上春樹《刺殺騎士團長》：如何畫出無臉的肖像？〉，<https://kknews.cc/zh-tw/history/5egm8x2.html>